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歐陽行周文集卷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江　晉

歐陽行周文集卷六　　唐　歐陽詹　撰

雜著

德勝頌二章并序

唐貞元八年歲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於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尋舊步地轉恒軸文糾迴溥將有絀常沴自春三月至於夏五

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為霖霪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太和人神鳥獸魚鼈咸若騰歡心揚喜靈欣欣熈熈休氣中積浹磅礴浮蒼蒼潛相戞磨力强者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而不就氛祲霱為慶雲烈景皦為祥光油油熏熏宛復如春塊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眚氣欲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穎以思圻至是土膏融甘液宣若決渟泉如開

涌煙豐本增岐芃芃緜緜無磽瘠與良沃獲一十於百千賸蔬雲矗以萎囷餘糧嶽峙而棲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體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既和且平則天地之病又焉得成歟況奔走游泳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歈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療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也古先帝王至聖則堯至仁則湯有黎甿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全治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

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今而邁古矣元元蚩蚩嗚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殷地以夜繼晝而其詞未弘輙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歲在午天災於常昔人食土今我飫粱匪徒我飫粱穄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眚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災斯屬昔馬食土今牛厭菽匪徒牛饜菽犬豕粱肉盛矣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有所恨二章 并序

有所恨由故人馬紳死而與也予待試京師六年與馬生相知者四秋性與情相合也衣與食相同也予及第歸覲故林自别來無憶不至於襟懷無想不至於姿容顒一促膝愁如也昨既至止馬生且疾而巫者忌以見人曰不見即愈見即害遂忍即見庶以求見忍者五日馬生云亡噫故人也昔越萬里猶求見馬惑乎一言蔽乎一垣而死生以之死生之道千金之離也五日之面

半旬之歡也尚可半旬之歡不就而卒有千金之離一
恨也又與生别摻執都門生脱紫羅半臂曰即日相去
秦吳聊以為憶予貧也素之衣服無暇藏篋笥聯緜在
身二年間同弊帛以棄所以鮮而輕著故而不留者予
實未衰焉其方少爾斯日日相與也所留何止在兹乎
今人既往所贈又造次而亡之二恨也申二恨為有所
恨二章云

相思君子吁嗟萬里亦既至止曷不覯止本不信巫謂

巫言是須在門五日如待之死有所恨兮

相思遺衣為憶以貽亦既受持曷不保持本不欺友謂

友情是違隔生之贈造次將之有所恨兮

上董相公東風二首并序

某啟某業文者相公昔領大司成則欽相公訓人成俗

之教中為大司樂則煦相公合莫移風之德及籌廟畧

則浹相公調元厚生之化竟未能歌謡芬馥紀叙茂實

下居暗室有媿明神昨以赴調東周又聆相公北方鎮

安之美陪輿人誦作東風詩二首既詠諸逵輙塵左右干犯明白不任戰懼

東風二章

東風美隴西公也貞元十二年相國東都守隴西董公牧於浚浚軍自勦淮夷二孽靈曜希烈矜功多悖師用匪律人亦由残隴西公和為謀輿仁為化東既去兇渠黎甿以蘇東風解凝發蟄之不若作東風詩二章首美去兇渠也其卒章美蘇黎甿也

東風叶時匪沃匪飄莫雪凝川莫陰沍郊朝不徯夕乃銷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臨悳匪戮匪梟莫暴在戎莫醜在階以踣以殲夕不徯朝隴西公來浚都兮

東風叶時匪鑿匪穮莫蟄在泉莫枯在條宵不徯晨乃繇東風之行地上兮上德爲政匪食音寺匪拓莫顧於家莫流於遼以飽以迴晨不徯宵隴西公來浚都兮

南陽孝子傳并論

貞元九年某旅行虢州稅於村店有一黨先止焉老翁

一人丈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賣其囊槖衣服非稱有其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儉手題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閔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與驢博驢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某既占鄭書又知鄭侍君靈櫬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焉不復問焉各遵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歔欷為言之曰豫章之迴次南陽大澤見一貧翁

乘驢驢甚瘠一丈夫肩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人山路初盡如行陂澤天久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擲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翁淚輙盈目倒既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寘諸驢而負其父平田積雨潦淖到脛不至店舍竟無憩歇父在子上殊自安暢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日時愛其事

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贈絹一疋今與驢博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欲分路却其絹曰無驢可博願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以忠為度一絹博驢未就更與一絹自號而西足下之見豈斯人歟某以如其人所行是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行既可述遂次鄭說為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人實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為南陽孝子論曰

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

師儉孝子偕孝矣

懷州應宏詞試片言折獄論

夫子說季路於人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夫子之言蓋非於季路之云也後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獄者十有八九焉迂哉斯人也夫兩訟之為獄獄折而有刑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不其重歟古之帝王將刑一人循三槐歷九棘訊羣臣訊羣吏訊萬人億兆絶議然後致法猶於朝於市於

野昭然與衆方棄之所以不易也君莫聖於堯而有舜禹稷契佐之莫明於舜而有夔龍縉雲高陽佐之莫哲於禹莫賢於湯莫察於文武莫敏於成康於時皆濟濟盈朝明明在位豈無獨見而可臆斷慎刑之道如斯不敢失明刑獄不可輕也凡至獄訟多在小人至於訟也皆欲己勝何則不勝罪戾隨之若是則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為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偏詞雖君子不足以信者矧非君子乎且先師曰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以鬼神占醫以筋脉體無恒之人筋脉且不足以自體而况有言乎鬼神不足以為占而况視聽乎以斯折獄也小則肌膚必有扶撲之濫焉大則性命必有鈇鑕之寃焉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老聃而崇周公此六人無欲輕傷於人者夫子豈好輕傷哉脫夫子實為片言可以折獄也不幾乎一言可以喪邦歟夫子之言非於季路賢者審之片言不可以折獄必然之理也

自明誠論

自性達物曰誠自學達誠曰明上聖述誠以啓明其次自明以得誠苟非將聖未有不由明而致誠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誠者也無其性不可而及矣顔子游夏得誠而明者也有其明可待而至焉從古而還自明而誠者衆矣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明之於誠猶玉待琢器用於是乎成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

道器者隱於不琢而見於琢者也誠者隱於不明而見乎明者也無有琢玉而不成器用明而不至誠焉嗚呼既明且誠施之身可以正百行而通神明處之家可以事父母而覲兄弟遊於鄉可以睦閭里而寧訟爭行於國可以輯羣臣而子黎甿立於朝可以上下序據於天下可以敎化平明之於誠所恨不誠也苟誠也蹈水火而罔害彌天地而必答豈止君臣鄉黨之間乎父子兄弟之際乎大哉明誠也凡百君子有明也何不急夫誠

先師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謂自性而誠者也又曰學而知之者次所謂自明而誠者也且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夫然則自明而誠可致也苟致之也與自性而誠異派而同流矣知之者知之

珍祥論

漢武帝覽交門之歌顧謂東方大夫曰古人列后巍巍蕩蕩者則予今日其庶幾乎東方大夫曰何謂也曰遠人率俾天降珍祥殷湯上感實獲白狼周成旁浹然致

越裳效勛曰聖聿祀四方武乙不淑出有震亡予享虞
舜於九疑弔罷民於盛唐登名山於華陰俯大川乎潯
陽天清地謐符應昭彰是曠跡交神致效勛之慶脩身
遠害免武乙之殃紫芝之產於甘泉白麟呈於雍祠天馬
生於渥洼之域寶鼎出於汾水之濱風雲草木相繼於
時頭飛鼻飲之長涅齒穿胷之貌絕域猒塞無月無之
是多白狼之祉不少越裳之珍也比夫巍巍蕩蕩涵有
何見而惑焉東方大夫曰噫陛下誤意巍巍蕩蕩歟非

古所謂巍巍蕩蕩者夫巍巍者德之容蕩蕩者化之稱非謂廣遊從於險阻幸髣髴於神祇錄莫測之妖祥兌偶然之靡溺致儻來之貢賦獲無用之戎狄耳且此之數者理不可馮亦明也秦皇帝周施天下不為德我太宗不下階闥不為微周懿死於牖下不為是虞舜崩於蒼梧不為非號叔得神喪其國西伯無神人以歸龍降於庭夏道昧雉雊於鼎商祚輝苗民逆命堯以盛有緍來賓桀以衰以此觀之即虐如秦皇雖車轍遍於宇內

不如太宗端拱於堂上也弱如周懿雖終於帷席不如虞舜之没於草莽也淫如虢叔雖獲靈祐不如西伯無所禱祈也邪如孔甲雖有嘉祥不如武丁之妖怪也酷如夏桀雖異人屈膝不如唐堯域中之解體也天道冲融變化無窮發祥布象時異始同終神理閟密吉凶罔測示形告兆亦同紀而異極有多瑞以表善有積慶以稔慝有無災以厚毒有見眚以警德今多瑞多慶不知天之表善歟其稔慝歟無災無眚不知神之厚毒歟

其亦警德歟以是先王或不致珍祥而有天下或憂服蠻夷而覆宗社或有鴻災巨眚國以寧或有靈蹤異跡而身以傾珍祥之實乍凶乍吉妖恠之蹤乍吉乍凶譬諸藥工也其有活人之者亦有殺人之者焉譬諸酒醴也雖有敗人之道固有成人之道焉武帝曰若之何而信之曰唯德可以信之欽若上帝輯寧下民其表善也雖休勿休則百福是遒其㦗慝也將覆不覆則轉禍為福且人神之主天地之心也孰為妖怪神祇也孰為珍

祥天地也者荀脩德以待人未有主人怡悅而容忿怒
心善而形爲惡也若有其德曰覿妖怪其巍巍也若無
其德曰對珍祥其來蕩蕩也武帝矍然斂膝而言曰善
矣哉微而體大珍祥不必利妖怪不必害而今而後以
二者棄乎道德之外勑内府詔宗伯加東方大夫命一
等而賜之束帛

歐陽行周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歐陽行周文集卷七

唐　歐陽詹　撰

雜著

唐天志

天雖覆育生生如有情則或與或否其與也非徒與其否也非徒否受命有生生者率其道反其道之致焉率則與反則否斯理也固必信至皇帝以孚皇唐百七十有載皇帝御宇之十四祀也歲在辛未實貞元七年其

受命率道天與生生如情之秋斆神哉靈哉明允惠和哉是歲之天也亭乎其正洞九霄以清徹之中若有同夫有求者欝乎其變浮五色以薰薰郁郁之中若有察夫所厭者稱物之性應時之欲手足之赴人心羽翼之循鳥情農夫在畦蠶婦在林商或舟車工或㽦䐡願燥願濕罔不從志其餘則三光序流六氣時行上至事事下洎營營羽毛鱗介勾甲萌芽求諸濡渥則常雨求諸煦旭則常晴求諸吹蕩則常風求諸恬謐則常寧求諸

烟雲則常陰求諸日月則常明非不雨也非不不雨也
非不風也非不不風也非不陰也非不不陰也合雨而
後雨物不乏其雨合晴而後晴物不乏其晴合風而後
風物不乏其風合寧而後寧物不乏其寧合陰而後陰
物不乏其陰合明而後明物不乏其明實皇帝知上帝
以生生為已物與其禍福酌已得失而寘之欽若兢若
温如穆如心性二儀支體四時似續上玄之欬與夫人
心能領天之憂承父之命繼堂紹構得其心贈遺獻酬

愜其衷則財賄器物唯意是役牧圉臺隸惟意是用以其役無不當也以其用無不宜也上德勝隋天實維唐皇帝則唐天第九子也旣克負荷上天所以雅意焉且烟雲風雨亦天之財賄也日月星辰亦天之器物也神祇精靈亦天之牧圉臺隸也是以皇帝動息神祇莫不隨旨趣精靈莫不中肅穆寂寥駱驛虛無囊篋日月管鑰風雨敬恭誅責而啓閉多少之故將蔭休施烟雲若自請帷幕而使舒張矣將灑潤散氣風雨若自請盆甖

而使澆扇矣將烜清晝布陽德若自請爐竈而使爗灼

矣將光幽夜啓陰靈若自請燈燭而使昭明矣處植唯

滋含靈不析以莓莓熈熈蓋子祇父慈相爲福釐也凡

書惡記善雖史官之職箴淫述德或人所通規鰥生則

人之一夫耳謳吟日月而爲之志若簡册已載復何言

哉儻猶未也庶補其闕是歲也扶風竇公忝河中董公

晉輔政之三年趙郡李公紓爲天官之四年范陽盧公

徵爲地官之元年范陽張公濛爲春官之二年昌黎韓

公佪為夏官之三年吳郡陸公贄同為夏官之二年京兆杜公黄裳為秋官之二年清河張公式為冬官之五年夫太宰六官於天子之為理亦澄泒而清洪流者故列於斯志之末

刖卞和述

昔卞和以荆山之璞獻楚武王曰非寶也刖之次獻於文王文王亦曰非寶也又刖之世皆有二君不識寶之議小子鄙慮嘗致於斯瞜瞜然若見二君之意後世之

議者脫末之思焉夫國之安危人之邪正如影與響繫乎后躬于則從而于易則從而易珠玉者勞之母財之蠹侈之本害之國國君好之下必從之則將有不耕而搜山不藝而攻石背義而忘仁輕穀而賤帛耕之隳藝之墮穀之散帛之耗義之虧仁之挫則國從而喪矣古人有言曰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又曰大寶曰位二君所言卞氏之璞非寶者蓋寶此者也不然玉之與石猶菽比麥雖至愚昧亦或辨之況二君乎縱時狐疑

忍愛玉人須臾之功不試琢磨於一石而忽先王之法輕絶人之四體敭甚不然矣實將抑奇玩却無益翦奢靡之萌啓淳龎之跡欲其簣桴土鼓上復於犧軒象箸玉杯下銷於辛受四方風行而自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大功無形至德無名人以瑣瑣之智莫覩冥冥之情昔宋玉以蕃禽井鮒不測靈鳳長鯨信哉嗚呼使仲尼居今則與泰伯同稱矣小子不敏竊述其旨以佐知言云

甘露述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莆田邑人濟南林公攢太夫人終公每一痛哭至水漿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將與先府君修合葬之禮公之於事親存旣竭其力送終思盡其勤曰含襚品章則有王度不敢之越也塋域固護實在我功當懇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挻塼甓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僣法度不違典禮

而有異常儀載考再理而未之容也春三月五日忽異
氣自天氛氲下蒙非雲非烟冪冪緜緜彩耀光鮮馨香
馥然起朝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壟巳栽松栢洎晨枝
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
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異於人間所甘之味日漸
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然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
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翫噫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
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

以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為公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況殊香啓途異彩相宜凝結豐圓向日翩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拾又多矣予執帀禮幸獲而見珍聳不足遂為之述

暗室箴

行之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出處宜一孜孜碩人寘寘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

旁惟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
慝神實王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盾假寐兢莊
天迴厥害鉏麑以亡又有符堅竊為制度神敗其類蒼
蝇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怒天怒身無所隱澗松
抱節幽蘭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
云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
天君

弔九江驛碑材文并序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産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贔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躩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迴朝載而途卜出蘋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

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馬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白移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歴堦亭既就公製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坯之勞狀其末

績乃取斯碑劉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旅游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為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人之用則華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

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
而服枲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
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
如此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刖投四裔魑魅何以别邪石
不能言其豈無寃故弔之情違以傷理拂乃寃人實有
之物亦應焉嗚呼子碑寃可子知隮隳子材豈曰無意
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名從吏君早以
異奚旌産子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

抵禽高冠藉足有類於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覿於斯固悼於斯庶潾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升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弔漢武帝文并序

閱太史氏書見漢武之御極雖非求仁蹈道之主亦英雄之君也然覩其內傳有學神仙築三山爲飲露餐霞希升汗漫激流企石用擬林泉嗚呼履其位而不知所以守好其事而不知所以從夫一物各異其道萬彙不同

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猶鱗羣毛族川陸分之日居月諸晝夜常之麒麟不可有處淵蛟龍不可更居敷玉兔莫延於旦金烏罔瞻於宵附其翼者兩其足與其角者去其齒不兼之義天理昭彰帝者宜本於親人仙者宜先於遠世以林泉為意者可居於草澤以天下為念者可謹於朝廷是以唐堯虞舜無野心子晉許由辭寶祚誠以帝王與神仙有隅林泉將朝市難并也今據唐堯虞舜之地而求子晉許由之志不亦迂而可

痛哉況君子所以摧心屈體為僕御元元所以封膏割血為飽暖非圖好林泉而學神仙也故予覽其傳傷心久之戊辰歲秋八月周覽秦原次茂陵之下旣覩永歸之地彌懐所行之事且夫承天統物豈無足稱之德歟蓋歎日月高明有時虧異珠玉貞潔不免疵瑕徘徊路隅興言而弔云赫赫兮炎靈降神造漢技秦四葉重茂翹英游新首出羣龍卓為世祖秋風揚文夏日昭武柔不化之人闢未名之土雖殊仁聖之后是異凡庸之主

伊可膚寸明有不周事非所事求非所求惟此帝謨想夫仙道魚處重淵獸居茂草辨乎朝市別以林泉日由旦陸月麗宵天跡旣兩分理誰齊克若死將生猶南與北貪臣王公欵掌者可以勤萬幾欲升汗漫逍遥者可以爲匹夫愛深宮秘殿者可以垂旒纊好青山綠水者可以棲江湖飲露餐腥激流貫都苟能同致實曰殊途堯舜曰聖由晉匪愚確乎守一亦以難俱況乎小人唯唯罔圖山水君子乾乾孰爲神仙嗚呼哀哉前監孔彰

高臺深池夫差以戕尋山越海嬴政其亡有一於此未或無殃胡為不辰互窮厥方舟全虎臂車出羊腸已臨隧炭幾絶苞桑反覆前聞痛心疾首藥石無人瑾瑜有垢暑來寒往時移代久古壟將頹惡聲不朽日臨宇宙有時而虧目覩毫釐或不見皆將為而不知復知而故為嗚呼噫嘻

補漢書封雍齒册文

曰臣節貴忠后德貴公忠則為其主所自盡公則於其

人罔以私咨爾雍齒爾有臣節孔明予以公心奬爾其敬聽予言罔惑嗚呼昔嬴氏不臧流毒四海天將勦絶厥類假手於予一人爾主項氏昧厥命木竊猪突附振旁撓予在泉未涌用困於彭地爾為厥主來戕予實有必戮之志罔若天之歷數俎於予躬俾泰山萬乘蔽於一葉予於所自隱有見爾心於時爾為楚臣予為漢人予則爾仇敵爾宜討之予罔攸憾今大寶歸予夷嬴殲項予欽若上帝惟天下君爾則率土之濱罔非予民予

宜子之爾罔攸愓夫爵以尊德祿以養賢爾能致身於厥主孰若爾賢德予分爾茅土以勸所事君爾奉上之誠罔易乎嚮予體元之政咸用維新砥礪爾能轉作予人兢兢慄慄共闡大猷無使齊桓管仲專於棄瑕之美念之哉

歐陽行周文集卷七

歐陽行周文集卷八

唐　歐陽詹　撰

書

與鄭伯義書

居方足下胡妳物故仁孝多感悲慟如何逑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寡悰暢遐亦可悉華下來人居方居華山之陰承令冬以前明經赴調罷舉進士何顛且不沛逝而能復歟居方哉夫非有必行則諫必有拒忤情懷歡古

人所難雖僕於居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輒分�布白致以戔素居方忖覽知及遂琰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馬漁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笱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也為社稷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德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而發見道德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委

命之是用啓稍異之間姑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究前言則曰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命以始又令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曰千牛進爲三衛齋郎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陟不已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士取之於諸科暫殊用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圓欲方圓畢至然後擇

其利用者實之中方則善於圓中圓而善於方者木材也者在堅貞可久人才也者在德行有恒不可久不可恒雖售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彼是不深達國家選士之意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斯人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卿相者有之忠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即於國良為閨門重則為朝廷尚此古今聖賢絶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忝居方遊自貞

元之初於今十有三祀熟得居方之爲人甘旨可求則

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矣急難

當行則必在交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

昏無方之性愛悌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

之信接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閭門盡矣於國

於朝廷詎少哉嘗清宵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

餘論君子欲其暗然而彰惡自衒自媒沽名者二年間

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悢悢如失才如居方地如居方

方如所得詎止乎然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宜存一梁一笥一縉一繳之義事事誠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求委恒久脩黙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彌篤焉上以居方達蔥於下下待居方申愛乎上居貧孀孤達官棺櫬悉居方竭力已有可行咨乎可及餽餼不異魂體皆歸年纔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借如居方束帛到門而有未起居方以藝自謁雖從家命亦以非矣悲哉更逐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為知人曩得居

方以為居方也洎非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貽嘉聞又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履元和以叶愚念得之以道為姜為傅不得以道為田為慝時之令人豈不善歟面叙不周此亦何云

與王式書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某大人任溫州長史 大人任博羅縣丞）予自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居洎有安固丞潮陽掾（某凡蓍任安固縣丞 凡罾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

似或議事以為地分遐陋進取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墜矣便懷耕食鑿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得多幸忝儕類之歸加以博窺墳籍適有章句濮陽仲宣河東千齡滎陽從易濟北有融琅琊次臣吳播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簡字從易康暐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某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為州里所重者皆博雅明達君子公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往往

掛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羣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予以羣公所貺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虞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甯戚膺桓文之舉五羖三傑膺嬴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

有若陸機鮑昭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而詞學詩流為一時之秀想當羣公之論豈容易之度力不任又先與靈元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也道士蔡明濬逸人羅山甫靈源虹巖其所居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其上下所居地名乞從宿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年公範與羣公雖不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廉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西湖之體常相公為福州觀察使薛舍人典泉州日予以薄劣見識二公於南澗寺有所剪飾

及予辭歸故林於西湖泛舟致餞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羣公激厲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覲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大人與羣公遂有龍首之會龍首山名也予時之別墅在焉詢可否至於再三羣公不悔前言以為可固可必人之於予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遣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羣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觴既輟大人誠勗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聲堪斷腸號䫉公範

與羣公備見備聞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予必不惜伎能而有所絶墮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搖搖如旌如如翹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六秋禮闈四上頻竭激昂之力累為簸揚之棄反躬忖己徘徊又疑豈常辥公輕於布素而有伎𢮦為羣公温良與朋友有不忠𢮦揚朱對岐墨翟覩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況以近夢慈親以亂絲繞予之身萬重大人嚙予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警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

象也嚙臂者豈非嚙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血者豈非

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最深者且莆陽讀書接席左

年其於為人公範知之莆陽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

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昨違離便奔馳而去性

自天至實非勉為令一辭庭闈而踰半紀以本心每每

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之心公範可量竊

欲審覈良駑據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悅不可問因考

使迴吏有決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行仲大之事

君細之臨人如予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予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予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溫凊之心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干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遄復家在國在佇為去就予以為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竭若於為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為人生於世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名也予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

此心亦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清野芳且榮林鳥時鳴樽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送張尚書書

前鄉貢進士歐陽詹於洛陽旅舍再拜授僕人書獻尚書閣下某同衆君子伏在尚書下風久矣孟冬已寒伏惟尚書尊體動止萬福人生於世今天下之人識與未識有一善則願知之有一困則願知之尚書以為其人何如哉愚以百年二百年無一而已矣尚書既知身則

其人乎既知其人某斯所以願也凡今之人進露於長者或以彈詞褒頌為先者亦或求人書狀為先者伏計尚書飽見之英明特達必不之愛小子固直亦竊醜之況以尚書茂德雄才則騰於寰宇矣豈假區區片言使字彰明於身乎以尚書山容海納則自斷於胷襟矣豈在攸攸八行尺牘進退於人乎知不然矣某方拙魯訥不敢遊詞某閩越人向京師七千里矣去秋遠應直言極諫詔不逮試便任西秦今冬將從博學宏詞科赴集

期昨至東洛借貟人錢五萬卒然以逢某則合還人又
艱迫唯一驢一馬悉以償之債廡之下如喪手足兀然
不能出門者再旬於兹矣亦以窘懇遍祈於人人無非
常所與唯疋帛斗粟供朝夕則纔可過其外則莫就無
車無儲寄人之廬士之窮莫窮乎此今日有來相看者
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陽公乎明日
有來相看者曰子之困至於是何不以情聞於徐方南
陽公乎某晝忖夜量旣在尚書矣又人人異口同詞同

驅之心與議弁俾忘干犯以困投於尚書尚書之力上將驅雲雷清宇宙副萬乘之賴答億兆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者乎尚書下將燮陰陽調風雨合百神之意允兆走之望豈獨遺某所願知之困乎救火之家水雖在遠不以遠而往者知其必能濟患也某之困曾未拜伏尚書所居洛陽西鄰陜虢北俯河陽南接陳許東有汴滑捨東西南北之近越千里控於尚書者亦得尚書必救所困焉神遊五侯之門遍心擇王公之量匪方

決意投於尚書尚書留意焉布露微碎亦非容易考試事畢特冀拜伏雖有蓄積庶及面陳

上鄭相公書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某謹齋沐緘書再拜遣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下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聖明宰輔賢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某愚蒙欲陳所見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内矣不敢復言今斯有言

自言而已人有百行修萬事精内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顧用而人不用非不顧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將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傷時之學者不由所學矜所學也某不敏傷竊如之况槀羔羊鴻雁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潔身畏人直拙自守始亦以孝弟忠信約禮從儀入生合爾博聞游藝行義修

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
敬趣條目遂希詮擇五試於禮部方隽鄉貢進士四試
於吏部始授四門助教某兩應博學宏詞不受一平選被駁又一平選授助教夫
人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
展其素蓄垂名於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斤
帛救寒暑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斤帛者不以之無
與其百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別行也某非斯人之徒
歟其慕彼人之徒歟企夫高衢遠途也噫四門助教限

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之官也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教之官人壽百歲七十者稀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於此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矣況先三十年孰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己方人所以知百行修萬事精内扣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

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
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實大乎德行與乎
能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
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洽乎州閭鄉曲之譽某
遠人也父母昆弟居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
孝悌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闕下之
聞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
也須形乎政令裁製之庸著乎役埶使才之致某冗官

也政令裁製一月兩銜之謂役藝使才二鄭陪行音航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絶選能之見也縱有顔閔之徳游夏之學宰我之政事夫子之文章其於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於海隅嶺徼其奈拳拳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則遺秉滯穗也萬秉秭一萬穗秭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蹏稱其長短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

翩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蹶
與之而長短不相稱行則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
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視之則不
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
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
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
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
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

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造化之旨者視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越自閩至於吳則絶同鄉之人矣自吳至於楚則絶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睇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其濯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霖雨佐厚地發生也何以處某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使能

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及商有其人自周及秦有其人自漢而還無代無有洎國朝歷歷可數也相公能以某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之哉行之哉今則猶古算度遼遠蒼皇造次

歐陽行周文集卷八

歐陽行周文集卷九

唐 歐陽詹 撰

序

翫月詩序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脁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二年歐閩君子陳可封在秦寓於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故人安陽邵楚萇濟南林藴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為

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之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壒不流太空悠悠芳菲俳佪摶華上浮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疏凉神䰟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翫也既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事因作翫月詩詩曰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

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清泠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沉西方

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亭序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於闕下古者相覿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俊造於天子遣之日唯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胾肉玄酒莫

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泱酒不使飲則歡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醨致王人乎德行而賢者仁未伊泱才者歡未我交其若蚩蚩何秋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旣脩乃加之以宴餚移巳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削桑榆之禮執賓主之儀揖讓升堂從容就筵樂遍作而情性不流爵無算而儀形有肅鏘鏘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盡室盈歧非其親懿則其閭里皆内

訟而誓遷善焉於戲行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閒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之宰也烟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詩者有以美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回一邑之心成一邑之行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棠頖宮之什客有天水姜閱河東裴叅和頴川陳

詡邑人濟陽蔡治佐賛盛事亦獻雅章小子公之甿幸鼓徽聲先八人者鳴捧豆伺徹時在公之側覩衆君子之作遂從卜商之後書其旨為首序

別柳由庚序

孔子見老耼曰魚吾知其能游鳥吾知其能翔游可網翔可弋至於龍則吾不知耼其龍乎今予遇河東柳由庚亦孔子之耼矣眉長五寸耳近上頂寡少言笑皎若冰雪意或時發皆玄漠杳冥之事從君子累黍之遊松

櫟殊姿鵷鸞異情翌日予云之京師柳曰月陰日陽鱗潛羽翔海鵬君於馬斯化寘鴻吾從此而游南充近有上升者留言於長老謝自然於果州南充縣白日上升之時言當復有從此而上升者豈為吾設邪吾焉往夫其德行文學可以敦教化正雅頌予勸稗堯而補舜柳領而不對貞元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緜州紫極宮黃籙齋場别

送族叔歐陽行元落第迴廣陵序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

羣公設祖方獻未酬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未悦豈禮闕失意之為乎崑吾産金荆山産玉自民役巧鎔琢葢多惟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乃真歟茍良茍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櫪秦無履穿之歎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

干之勞也知泰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叶干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為到期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國以民為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令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往而退下者十之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硎之刃請宰一邑夫官劇巴

東也而使為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貿器目以
昭如則安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解褐結綬當時之盛既
受牒恭命而濟南公與予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先鄉
曲譽是通閭井之意術以明經升實探教化之本今有
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轍紘在師曠之膝何
儆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使朱邑魯恭專美乎是
官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游
盤貴境為池為墉退公多暇為我迴睇

送建上人尋陽司業後留詣涇原劉行軍序

建上人自茲而一西更為故人也巫咸山有道釋子建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曩與小司成陽公得於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縻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雖羈鸞宜鴻一飛一籠遐心遠意終共超曠遊佛廟賞靈臺壺冰片玉光潔再裕來為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歡陶瓶芒屐此馬留在永路着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日而覯松栢

之下無凡草鸑鷟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儔歟

覲遇之辰瓊玖之列詩可頌德覲於斯其撰之竹帛儻

傳俾後之人知貞元是歳賢人之會二也

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

明經自漢而還取士之嘉也經也者聖人講善之錄志

立身正家齊國理在乎其中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

明為人君者莫不欲其臣之明明斯行行斯近近則平

乎性命遠則成乎政令邇來加取比興屬詞之流更曰

進士謂近於古之立言也爲時稍稱其俛倖浮薄之輩希以無爲有雖中乾外槁多捨明趨進俾去華取實君子惡以真混假縱含章抱器半捨進爲明新第李孝廉則含章抱器捨進爲明者晳晳肌骨松寒玉清以志學升太學以學就升宗伯背文手占滯義口占三載不售皇鄭復來投短書出長卷精專炳煥儔倫𡨋然聖朝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上百人孝廉冠其首非獨學勝亦以文聞則有我芳華加之典實不惡夫俛倖浮薄角

力於比興屬詞竝矢分弓未知鹿死誰手不為也搶
青紫之有路獻榮名以趨庭長途春光我美多彼噫
盡藝而適猶有前聞家食非明時相待之意孝廉其志
之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稱而
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以人令
年孝廉卽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

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舊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隨之官之牒玉貌青春芬芳有舊望棠陰而委質鬱蘭陔以辭親征車轔轔所往在目畀時九仞由茲一簣在邪由家也不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為已任夫何恤哉士之生制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别非所以為士也行乎

送張陲山南謁嚴相公序

相國馮翊王作鎮南梁為名賢藪澤四方浮川走陸結轍連艫岷山之坡硍成谷音欲漢水之磧汩成淵耀華呈實涌溢門館量器而待未始失賢故天下真賢雖遠皆往以賢躡跡者清河張子乎張百行為實五言為華有實可呈有華可耀度虛襟之必答抗高步以斯謁玉露初降金風景清褰斜峯峯千萬相見奮客情如歸意指危棧猶平道馮翊之門唯才與德人之所與馮翊無不與是行也非張獨知其可衆君子共知之既知之若

詠若歌各言其志

送王式東遊序

瑯琊王式字公範予邑之英而忘形之友生也少同所好服膺周孔之道長齋所得頗稗堯舜之化時命不與人無知己雨散雲乖四方五祀既乏孔融鄭莊之公薦乃效張儀蘇秦之自鬻百川會海相得上國丹誠未昭於鏡鑑黃金已銷於桂玉予懷待兎之固猶伺北闕寢書之報公範見變豹之理將遊東諸侯之國魚川鳥陸

俾為異路曩日之別復起於今嗟乎夫人不得自然之至道冥冥飄於物外則天之至愚惛惛貿貿乎泥滓各得其方無枉性矯神之艱也企矚仁義盤旋禮樂下不植地上不麗天孤雲隨風斷蓬逐篿是不能岧嶤昭灼揚光其間圻華資而公範猶蒙賈薄藝而予莫售禽棲朽木蠖屈窮轍可悲也夫况赫赫皇都實吾人逞志之所大丈夫歛塵襟而瞻紱冕策蹇驢以窺軒蓋食米救而覘梁肉吟苦寒以聆鐘鼓傷哉公範得無娓邪加之

離情恨恨何述萬乘之都千箱之年有故人而適遠無卮酒以叙别男兒卮酒之不致亦何論他日之浮沉哉平生之懷未易言也離者會之資會實離之本今離既由昨會後會得不由今離乎離會相生蓋不足歎公範勉之東諸侯聞有梁孝燕昭矣

歐陽行周文集卷九

歐陽行周文集卷十

唐　歐陽詹　撰

序

送蔡沼孝廉及第後歸閩覲省序

昔人論别有賦論恨有賦狀仳離陳感憤其未見予於蔡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慭莫先乎同有求而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遠遊而一先歸蔡侯沼字虛中予之邑人又懿親也虛中以學予謬以文共受

遣乎長吏皆求試於宗伯虛中登太常第歸寧故園予有曝鰓之困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得偕遊虛中則先歸堂俱有親身亦祈達自負違顏落羽之耻對人飛鳴就養之慶懐寸方為丈夫禀太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虛中胸中有心者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恨恨悽悽渾渾迷迷飲觴以若荼視春光其如秋周秦九軌之道吳楚千里之水騁逸騎揚輕舟激爾清風歡拜非遠人則姻眤家惟閭里到日榮賀盡室當在

念沽名之不異想出門之是同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而傷予之不肖豈無重增予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衡下姿媚無取銖兩不登才歟命歟不自知也烹乳為醍醐鍛金為干將予期烹鍛以變化虛中其行乎勿謂業就不增脩勿謂名成有所忽反此方遠大虛中志之

送鹽山林少府之任序

新授鹽山尉孝廉即濟南林君脂轄東轅莅官也鹽山

滄州之屬邑滄州戎狄接際之地國家虞守之會東南居恃力之卒西北有矜功之衆從事之劇惟天下先若非機足應權達能通變則不之與也公以二善而時與之夫騏驥未馳知有致遠之力干將未割知有剸堅之功堂堂林君假道試吏嶧桐嶰竹必中音律勉以能事為邦之光禄者所以食人為國俸者所以衣人賛時予尚知之而君豈不知之茍知之何往而不利

送周孝廉擢第歸覲序

始末與周相接二年間於貢府稠人中見之年甚華神
甚清英如穎如若金在沙若松在林常奇之曰誰家千
里駒可羨也豈權衡藻鏡而遺於是邪今春獻藝果登
孝廉上第予以片言隻字進亦同年成名既昔情所佳
又今跡斯叶或因有覯獨與之語宮商起於朱絃薑桂
在乎太牢冷然可聽芬乎可嘗已比郄詵之玉思懷陸
績之橘夏五月自京而東賃廡陋居迴軒見別予則不
敏輒奉以言會稽之竹既鏃矣宜羽之荆山之璞既琢

矣宜讋之雖休勿休古有光大晨昏之暇勿忘則疊札之望可酬連城之價可取勉哉有如君材蓋不易得

送裴八佩茂才却東遊序

幼秀裴佩昨自江湖西入關遊京師今自京師東出關遊江湖十二斯冠才氣早異身猶三尺交友四海著文數篇其措意規格儲乎遠大旬時關下鬱發聲聞公卿名德待以優禮告離之日祖軷相屬由晨及暝方容升車蓋相追百有餘兩長沙歐陽某企以芳馥亦驅轍轊

將欲分手諂之自愛曰梗柟出地知為梁為棟鸞鳳在
鷇知磨霄薄雲子之他日豈在乎此不獨斯謂羣公斯
謂子姑行無忽所謂非徒謂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無生不存旨不易源緜兮在煩滴兮處渾釋氏子味其
實歸其根其教雖侔非言可言唯相似者復到其門無
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
月以得白日若棄扇萋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熱惱頓盡

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靜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杪方至自閩日未成旬作臺山之適目關河於不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北行逢流得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峯幾日而上登異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同世諦之學神不遠逮溺在名利禮足而別悽然自傷歧路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楊據見漳州李使君序

儒有馭百行駕六藝曳長裾於王侯之門以待禮揚夫子是日之告謁漳浦李太守之行行儒之事也子幾於儒久矣李太守天枝之英金鏡之明臧物之量稱物之衡夫子姿容不孤其鑒多少有登其槩何往而不利髙梧始華瑤草欲碧去矣夫子時景宜往

送陳八秀才赴舉序

諸侯歲貢俊才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覲光之舉白露肅物青天始高雲迴鴻盤言遵永途吾覲夫雄心銳志

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力何東堂一枝南荆一片足壓其慮邪勉哉陳有其才奏其試知有成矣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三月三日以酒食出野曰禊飲古俗也有唐今上御宇之九年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終取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禊飲賜羣后大宴登高臨流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僚屬貞元十二年暮春月哉生明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令趙郡李胃恭

國令宴於縣南滍濱先宴曰夫宴者古所以示慈惠而
期合歡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亦古情焉况食在充
腸不在充目酒在行禮不在溺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
其所自樂窮八珍竭萬鍾强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
豈合歡之意歟以是首設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
子命為佐貳者次一席酒肉一如之命自己命以為吏
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又命鄉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
既飽酒既酣因化育之宿洽有歌謠者進有舞蹈者作

皆誠激乎中章乎形容婆娑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舟農者請以其醞圃者請以其蓄弋者請以其鮮晬濁嘗漉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晴野媚以熙以怡萬心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不是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邪旅遊之子實窺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歡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序之

泉州泛東湖餞裴參和南遊序

泛舟餞行别禮之重也昔李郭有之降自近代名望之士亦往往而用其皆殷勤戞出於人意文雅足賦乎時物俾拯執之容可觀風景之媚不孤理未符此事罔得舉清源郡春正月客有河東裴參和將南遊郡司戶置同正前大理評事扶風竇公因携爼豆展故實蓋厚裴而昭己德也奇哉英秀哉其裴歟明嶷乎風姿瓌麗乎詞華朗如嵩如輝如煥如于翰苑十年之遊飽覩四方

之彥九霄十步一日千里者予得識之如其人如其人是餞也主賢賓賢譬古無作指方舟以直上繞長河而屢迴經管鐃拍出沒花柳勝趣則深離觴且酣斜日應程賓辭及固噫停橈一挹裴其升車美哉裴何往而不利況此選列郡莫非哲人有知之鑒其豈相失遊意儻盡姑為時起予從此更詣承明賓公不日應名宣室秋風似緊當共天衢佇羊角而來一舉磨蒼蒼矣詩人同志之

送洪孺卿赴舉序

三折股為良醫予五升詞場四遭掎摭是以竊知乎文則洪氏子舉秀才前期勝負予得而度子天與黼黻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墳典組織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緜繡段日日當成今年秋貢士果居首薦歌鹿鳴以為餞想鵬摶而飭駕金欲求鍛玉將就磨光鍠頴耀朝夕以冀迴鴈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别離向慶無恨中鵠餘矢猶思再發升冬玄月期會於闕下

歐陽行周文集卷十

附錄

哀辭 韓退之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馬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

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

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

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觧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禄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

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

所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為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安奉歐陽四門祠文 陳究

先生之道由孝弟以至仁妻子信朋友先生之譽由閩越以播江南籍甚於京師發身僻遠之鄉尚友命世之傑故能行為世法文為世師後世謂閩人之舉進士必以先生為稱首前豈無人獨推先生者盖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宓揭來此邑先生之族實居焉遐想清風慨然慕歎像而祀之俾學者知所先後以自强焉

文獻通考 馬端臨

歐陽集十卷　晁氏公武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

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不肯北官及常衮為觀察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覓舉京師將以為父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説載詹惑太原一妓為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卒為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父母哉有德行者迺爾耶陳氏振孫永嘉人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

有明水賦詹亦蚤死愈爲之哀辭尤摮摮焉李翺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福唐廉使李貽孫所爲也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已黄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高城不可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爲實也

跋歐陽四門集 真德秀

歐陽四門集鋟版郡齋有年矣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韓文公蓋亟稱之至黄璞

為閩中名士傳乃記太原妓一節觀者疑焉近歲黄君介喻君良能皆嘗為文以辯謂宜登載編末以濯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黄璞後之君子將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雖然有一焉自世之學者離道而為文於是以文自命者知黼黻其言而不知金玉其行工騷者有登牆之醜能賦者有滌器之汚而世之寡識者反矜詫而慕望焉曰夫所謂學者文而已矣華藻

患不縟何以修飭為筆力患不雄何以細謹為嗚呼倘誠若是則所謂文者特飾姦之具爾豈曰貫道之器哉彼宋玉寓言以諷未必真有是若相如之事則君子蓋羞道之服儒衣冠誦先王言不惟顏冉是學而曰吾以學相如也抑何其陋耶四門之請不白於四門乎何傷余懼夫士之苟焉自恣者將曰四門唐名儒也而有此吾為之奚尤則璞之一言不獨以厚誣四門且將以禍學者無窮也乃列二君之文如彬之請又附其說如此

庶幾有補於萬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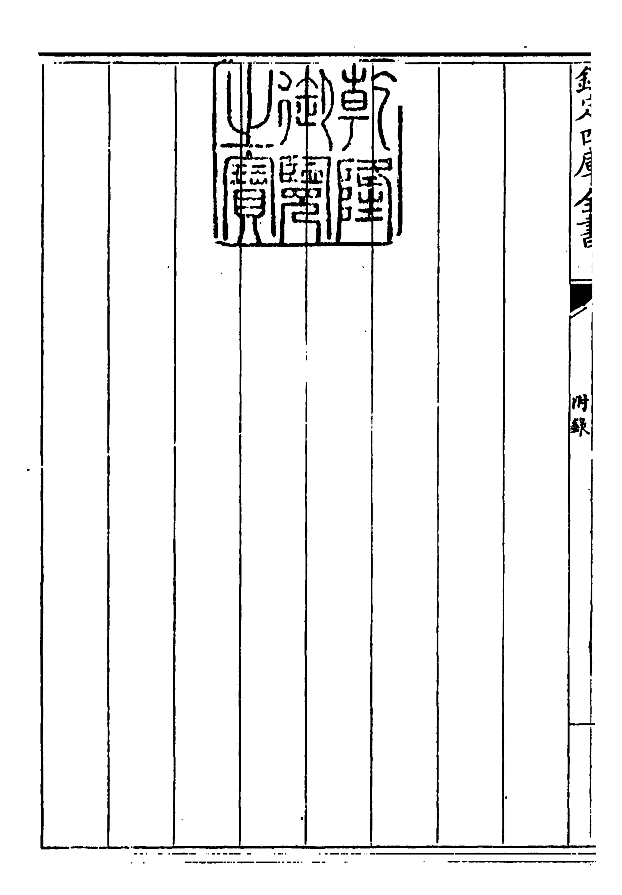
歐陽書室重建記　莊楷

齊雲山之半有歐陽書室舊址在馬故老相傳謂唐國子四門助教歐陽公詹字行周者平生篤於親愛無書不讀故其詩文俱邃孝友兼隆其為人賢可知矣獨位不勝才年不配德當在諸生時袖文見常袞為主客禮而相國器之舉貞元八年進士第二人為閩人先而與之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

龍虎榜皆天下選而天下重之仕四門助教柳宗元謂其同志於文迨没崔群哭之韓愈誄之李翱從而傳之閭閻八郡祠而祀之李貽孫序其文而刊行之國朝翰林學士東里楊士奇跋陳衆仲國子祭酒瓊山邱濬序張九齡皆翕然而推讓之非其文行大過於人疇克爾耶公之文行不惟見重於相君而且見重於韓柳不惟見重於當時而且見重於天下後世是宜今昔皆宗之而弗替也歟由唐迄今六百餘稔書室鞠為茂草也久邇

者邑士王君用宗賀君士高慕公之文行欲即其地而重興之致仕轉運判官張君庸力贊其成仍相與白於郡守臨川陳侯勉侯韙之始事於成化壬寅十二月成於癸卯之十月規制可觀質而不華堅而耐久左闢門巷一道由石磚中縈紆而出抵於山麓不可以尋丈計非故為是以適人之耳目也蓋馴地勢之左折右旋耳旁餘地作書房寢室庖舍悉有條理外之低者為花塢窪者為蔬畦突而平者蒔藥鑿渠導水以通灌溉又其

外植茶種果千百其株躭僻顧學者亦將有賴予知孝友肖於公而祇服父事克恭厥兄者有焉詩文肖於公而金宣玉奏澤於道德仁義者有焉豈但科第有所取法哉二君嗜義如此可謂有功於先烈有光於名教者矣室既成未有記適予歸自嶺南遂記之如此觀者毋以為誕


乾隆御覽之寶